

驰骋华中

和少奇同志在一起的日子

王阑西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新文化史料丛书

新文化史料丛书

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 编

名誉主编 周巍峙

顾问 陈辛仁

龚 润

主编 卢 山

副主编 石雅娟

刘少奇同志
1941年在江淮日
报社。



黄克诚同志
抗日战争时期在
苏北。





王闻西和夫人陶一波。

王闻西和他的一家。



新文化史料丛书

文化部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委员会

名誉主编 周巍峙

顾问 陈辛仁

龚 润

主编 卢 山

副主编 石雅娟

编 者 的 话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化、艺术工作，是整个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为了记载、宣传战争年代老一辈文化艺术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创建的辉煌业绩，继承和发扬党的革命文化传统，并为新时期的文化艺术工作提供可借鉴的史料，我们编了这一组丛书。

这一组丛书的作者都是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老同志，他们立足于当年的实际生活，撰述的内容又是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因而“其文直，其事核”，既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波澜壮阔的革命画面和文化艺术活动的战斗作用，也生动地展示了烽烟弥漫中一代革命者的斗争生活和精神风貌，史料生动丰赡，情感质朴充盈，对广大文艺工作者、史志人员、研究人员有重要参考价值，也是青年群众的良好读物。

前　　言

1937年6月下旬，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更加紧张，许多进步的留日同学都陆续回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经过进步组织的批准，我和木刻家刘岘决定一起回国参加抗日救亡工作。我们于7月7日去东京“丸之内”日本轮船公司购买了回国船票。就在买到船票后的当天下午回住地的时候，街头已有报贩边跑边喊叫：“中日开战了，卢沟桥已经打起来了！”我们当即买了报纸“号外”，回到了神田町。这时，中华留日青年会门口已经聚拢了很多中国留学生，只见群情激愤，都在闹哄哄地议论中日战争，议论卢沟桥的战况。有的准备马上回国，有的要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去请愿，强烈要求蒋介石政府出兵抗日。在东京神田、东中野、高园寺、早稻田等几个中国留学生较集中的地方，大家都分头商量回国的具体打算。有的准备回国参加抗日部队直接和日本鬼子打仗，有的想回上海，有的要回平津，有的已开始张罗回国路费；只有所谓“满洲国”的留学生沉默不语，迟疑地旁观大家的行动。我们已买到船票的少数同学，都急忙回到住处收拾东西，准备回国了。我和刘岘当晚便把行李整好，把有些东西送进当铺，并和日本房东打了回国的招呼。房东也很敏感，非常傲慢地对

我们说：“你们也可以回国为你们的祖国效力了。”当我们第二天动身时，他们只是勉强向我们打个招呼，我们便告辞了。

经过一个多昼夜的航行，9日上午船开进了吴淞口，在上海外滩靠岸了，我们十分愉快地回到了祖国。

谁知在上海外滩刚上岸，便有日本浪人来无理取闹，找麻烦，但我们只和他们做了稍微的较量，便匆忙地上了码头，找到出租汽车回到我们的住处了。

第二天我们去看了一些朋友，了解了一些抗日救亡的情况。刘岘决定留在上海，我决定第三天动身赴革命圣地延安，并打算在路经我的故乡河南开封时稍事停留。

在我到达开封时，经以前回国的留日同志介绍很快地和当地中共豫皖苏工委（后不久即改为中共河南省委）的负责人刘子久同志见了面，谈了组织关系问题，并和当地的进步人士嵇文甫、范文澜以及教育界、文化界许多人士见了面，和刚从北平回到开封的老友姚雪垠也联系上了。这时卢沟桥的炮火已轰动了古老的开封，在这种局面下，我虽然原来只打算从这里经过一下，看看老朋友便取道去延安，但当时开封所掀起的抗日运动，使我不能马上离开；再者当时中共河南省委的刘子久同志也一定要我留在当地工作，而且省委已经作出决定让我在省委的文委主持工作。在这种形势下，我只好改变了马上去延安的念头，同意留在开封。省委给我接上了组织关系以后，我便着手在河南文化界和统一战线方面广泛展开抗日的宣传活动了。也正是以这里为起点，开始了我以后长期的、战火弥漫中的斗争生涯。这本书的第一篇回忆文章便是从开封办报说起的。

由于抗日战争期间我主要是在刘少奇同志直接领导和关

怀下进行工作的，所以，在这本书中我以较长的篇幅将这一段历史作了详细、系统地回顾，以此作为我对少奇同志的怀念和哀思。

目 录

前 言

急风暴雨的时刻

| | | |
|----------------------|-------|-------|
| ——关于抗战初期《风雨》周刊的回忆 | | (1) |
| 驰骋华中 | | |
| ——和少奇同志在一起的日子 | | (20) |
| 一次严酷的苏北反“扫荡”斗争 | | |
| ——黄克诚同志指挥我们战斗 | | (100) |
| 《抗敌报》(江北版)出版前后 | | (109) |
| 对《江淮日报》的回忆 | | (114) |
| 关于1942—1945年《盐阜报》的回忆 | | (125) |
| 中山农村纪行 | | (153) |

〔附〕

| | | |
|-------------|-------|---------------------|
| 回忆竹沟的《小消息》报 | | 马焰 陶一波 (196) |
| 回忆《盐阜大众》 | | (200) 秦加林 陈允豪 (200) |
| 编后记 | | (216) |

急风暴雨的时刻

——关于抗战初期《风雨》周刊的回忆

应河南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同志的要求，为了撰写革命回忆录，我仔细翻阅了1937年9月12日创刊至1938年6月2日，日军占领开封前夕停刊的《风雨》周刊，如同走进一座雄伟的战争历史博物馆，非常激动。看到这近三十期的刊物，我首先想到我的先生和战友范文澜，其次是嵇文甫、冯新宇、姚雪垠、方天逸（现名何定华，笔名林渊），我们一起曾经拿这些武器，在中原战场上和敌人进行激烈的战斗。这场战斗已近五十年的历史了，范文澜、嵇文甫、冯新宇、林孟平等已完成了他们的革命战争任务，成了古人；姚雪垠、方天逸、刘白羽、吴强、碧野、绍良、李蕤等同志，虽已过了古稀之年，还在握着笔杆进行着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战斗！虽今天看来这个刊物是粗陋的，比不上目前书肆的杂志，甚至相差很多，但在五十年前，它还是少有的。它是和残酷的日本侵略者战斗过的，沾满着敌人的血腥；哪怕是一篇杂文、一首诗歌、一块木刻，在当时的战场上都有过贡献，它在革命博物馆里永远发着熠熠的光芒。我看着它，想起当年

无数的战友拿着它冲锋陷阵，无数革命群众在它指引下前进的一幕幕情景。虽不过是九个多月的时间，但这是急风暴雨的九个月啊！我们在这艰苦生活中度过，我们也在战斗中成长，河南广大人民同全国人民一样，也都在战斗中成长了。豫东南、豫西南的半壁河山成了阻挡日军进犯的战斗堡垒，河南的人民在对日军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建立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克服了国民党反动派扒开黄河造成的祸害，树立了中原战场上的业绩。回顾这段历史，面对着今天的现实，我感到无限的兴奋！

—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响起了隆隆的炮声，在此炮声的继续轰响中，我们这些积极抗日的朋友从各地凑拢到开封，平津的，上海的，武汉的，还有我这从国外回国、准备要到延安去的。在经过开封的时候，抗日运动正在猛烈地展开。当我和当地党组织接上关系时，中共河南省委负责人刘子久同志要我留在开封参加救亡运动，特别指定要在文化界和上层人士中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组织的要求下，我改变了去延安的主意，决心留在河南参加工作。

这个时候，正是国民党豫皖绥靖公署主任刘峙从保定前线败退下来，从河北的滹沱河一直退到河南漳河，日寇大军直达漳河北岸。另一路日军也沿着津浦路进犯，攻下山东。山东军阀韩复榘也全无抵抗之意，在动摇中，准备和敌人妥协或向南撤退。这样，冀南、豫北、鲁西北的半壁河山相继落入敌手，广大燕鲁赵子弟全都沦入亡国奴的悲惨境地，遭受

日寇蹂躏。

河南的热血青年，文化界流亡人士和广大工人、农民基于危急形势，都紧急高呼抗日救亡！群众经过“九·一八”、“一·二八”和华北事变的教训，都深深地受到教育，特别是敏感的河南文化界大学教授和中学、中师教师首先大声疾呼，团结起来抗日救亡。在上海、平津救亡运动的影响下，进步教授范文澜、嵇文甫、肖一山和教师张绍良、杜子劲、杜毓法、于赓虞等，新闻界的冯新宇、方天逸、刘国明等，都先后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高呼急起救国。就是国民党上层人物在这样紧急形势下，也不得不跟着群众呼喊救亡了。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早在1935年就发表了《八一宣言》，急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时又发表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些主张也先后改变形式在河南的报纸上陆续发表，得到河南广大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平津流亡学生、上层进步分子的拥戴。他们迅速接受这些思想，参加了抗日救亡工作，在群众中日渐扩大爱国运动。同时，由于开封是北平、天津流亡学生，上海文化界等进步人士奔向革命圣地——延安的必经之路，他们每一批队伍经过这里时，都作了许多救亡工作，这就更进一步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8月下旬，这一群热心抗日的朋友，也先后在这里聚集了。首先我和河南大学学生、平津流亡学生中的朋友认识了范文澜、嵇文甫，以后陆续认识了冯新宇、方天逸等，又从北平回来的老友中见到姚雪垠，随后许许多多的热心救亡工作的人士都见到了。进步的留日学生也有些到开封了。大家在谈论中倡议8月下旬召开一次河南文化界抗日救亡座谈会。开会时到了二十多人，座谈会上，先有人提议建立河南

文化界救亡协会，而有些人顾虑国民党省党部右派人物，如书记长李铭簪、宣传部长王隐三和复兴社头头崔某可能加以破坏，提议先办一个刊物，争取先合法存在，然后，再作进一步考虑。也有人主张先办以宣传救亡图存的统一战线性质的刊物，这样，在国民党被迫高喊抗日救亡的形势下，也不能不允许出版。由嵇文甫提名，大家经过充分热烈讨论，决定创办名叫《风雨》的周刊，先向广大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然后再进行救亡的组织活动。座谈会上推举河南文教界名流胡石青、肖一山，著名进步学者范文澜、嵇文甫，新闻界的著名人士冯新宇、方天逸、于赓虞、林孟平，以及刚从外地回到河南的姚雪垠和我等人参加《风雨》周刊的编辑委员会，由嵇文甫、姚雪垠和我担任主编。9月12日，在冯新宇、刘国明的热心支持和筹备下，抗日救亡的《风雨》周刊创刊了。当创刊号印刷了数千份在学校、街头发售时，竟一抢而光。刊物发行后，迅速掀起了抗日救亡的舆论高潮。这时，范文澜与肖一山主编的《经世》月刊、林孟平主编的《大时代》旬刊，以及其他青年学生的刊物也相继出版了。这些刊物——特别是《风雨》、《经世》、《大时代》，迅速成了中原地区——河南、苏北、武汉、西安、晋南一代地区中推动救亡运动的主要舆论武器，也成了文化界、青年群众的代言者。这三个主要刊物，有的是广大群众的，有的是上层知识分子的，有的是政界和公教人员的。它们抗日救亡舆论都是比较一致的，有些言论也是分别对不同对象的思想而发的，对一些阻碍抗日运动和亡国论思想，作了针对性的评论，发挥了各自的战斗作用。

二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和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为广大人民所理解与接受，河南开封和湖北武汉迅速成为抗日救亡运动活跃地区的中心。许多文化工作者和青年学生经开封奔赴延安。趁他们过开封时，雪垠和我便以《风雨》周刊编辑部名义出面，有组织地请他们参加一些救亡宣传活动。平津流亡学生到处作口头演讲和街头活报剧演出，上海的救亡演剧队除了街头的活报剧外，还到剧场做舞台演出。以戏剧家左明为首的演剧队，最早在开封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梦游北平》，宋之的同志率领的演剧队除演出外，还参加河南文化界举办的演讲会和各界座谈会。救亡活动越来越活跃，陆续从上海来的戏剧家洪琛、崔嵬、金山、王莹、田方、王震之，音乐家冼星海，从北平来的张瑞芳、姚时晓、陈荒煤等，也都在街头、舞台上和群众见了面。特别是洪琛等演出的《扬子江边》，是迅速反映抗日战争的活报剧。分别从北平到开封的青年作家刘白羽、于黑丁等，也都在匆忙中为《风雨》周刊写稿，同时参加其它救亡活动。左明的《梦游北平》（儿童剧本）、洪琛、冼星海的讲话稿也在《风雨》上发表。还有刚从日本回到开封的留日学生杨章武、卢耀武、刘岘、王庭光等二十多组织的河南留日同学归国救亡团，举办了各种座谈会和到大中学校举行演讲、街头宣传、抗日宣传画展览。在他们的带动和影响下，许多宣传队、剧团、讲习班等如雨后春笋办了起来，如光明话剧团、青年学生宣传团、农村宣传队、青年抗敌讲习班、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

班等。特别是抗敌工作训练班规模很大，达到二百多人，结业后组织起来以嵇文甫为团长、徐述之为副团长的战时教育促进团，到豫南广泛进行巡回抗日救亡宣传，成了中共河南省委领导下的一个强大宣传队。随着这个团的工作，在青年学生中，在工人中，在郊区农村中，也相继成立了各种形式的群众组织。《风雨》周刊出版三四个月后，它的编辑部不仅成为抗日宣传中心，也成了救亡组织的中心了。河南省委为了加强《风雨》周刊的工作，又调来了杨庆生、时仲俭等几个同志。这时，国民党省党部特工室对《风雨》周刊不仅在文字出版工作上加以检查和监视，也在参加救亡活动方面加以限制。有些救亡活动，虽然是由胡石青先生主持、河南省动员委员会出面召集的，如为宋之的举行的抗日演讲会议，也遭到他们的限制。《风雨》周刊，甚至《经世》月刊、《大时代》旬刊的稿件，他们也要抽审，甚至有的禁止发表。我们提出抗议，但他们不作正面答复。经过一番争论后，表面上放松些，实际上他们暗中仍进行监视和检查，而且他们还派人到《风雨》周刊社和邮政局进行检查。他们表面上在政府机关报《河南民国日报》、《河南民报》上宣传抗日救亡，停止了“先安内后攘外”的论调，但这两家报纸在某种程度上仍进行破坏国共合作的宣传。并对《风雨》等三个刊物进行造谣，说什么《解放》（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的“翻版”，是《新华日报》的“文摘”，《风雨》周刊社（开封同乐街四十一号）是“开封的八路军办事处”等等。真理是封锁不住的，他们不仅没有达到目的，相反扩大了这些刊物的影响，增强了《风雨》等刊物上发表的文章的力量，也扩大了《风雨》的销路和订户。他们虽然暗中从邮局扣留《解放》，但却限制不了

《风雨》的发行。到 1937 年底，《风雨》周刊不仅在河南主要城市畅销，甚至在江苏的徐州，陕西的西安，山西的临汾、运城，以至湖北的武汉，安徽的蚌埠、阜阳也都有代销处和订户，一些地方的发行量逐期增加。有些读者与编辑部建立了联系，还投寄稿件。周刊也发表他们的文章和救亡通讯。《风雨》周刊为读者服务，代购买抗日救亡读物，竟成了蒸蒸日上的事业，与读者通信也成了一项重要工作。

三

《风雨》周刊的出版，对河南的救亡运动，逐步起到了推动作用。它和《经世》、《大时代》两个刊物合起来，对河南抗日救亡运动产生的影响更大了。根据三个刊物内容的不同，发行对象也作了明确分工：《风雨》周刊是一般性的救亡读物，是对广大群众发行的；《经世》是带有理论性的杂志，是针对上层知识分子发行的；而《大时代》则是公教人员的综合读物，三者结合起来的作用，成了抗日救亡的精神支柱。三个刊物的观点，虽然没有在一起讨论过，但大体上是一致的。这时上海出版的文化界救亡协会办的《救亡日报》，邹韬奋主编的《抗战》三日刊，陶行知主编的《战时教育》，还有其它各地的救亡刊物，主要观点都是一致的。国民党在河南主要各派力量，虽然表面上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上内部却分为以省党部书记长李铭簪、宣传部王隐三、教育厅厅长鲁荡平为首的 CC 派，以豫皖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宪兵司令部及东华门黄埔同学会为代表的法西斯复兴社派，在他们各派中还有一些小的派系。他们分别以《河南民国日报》、《河南民